



列傳第八十七

北史九十九

突厥

鐵勒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
 阿史那氏後為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
 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
 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
 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
 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
 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
 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

高車女配
 生子突厥
 根配男而可
 佩好勇若國
 其國建狼
 妻野而為之
 非定也

門建狼頭蓋示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
者率部落出於穴中臣於蠕蠕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魏
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
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眾襲
蠕蠕破之卒第阿逸可汗立又破蠕蠕病且卒捨其子攝
圖立其弟俟叔稱爲木杆可汗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
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
蠕世居金山之陽爲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堯登借號堯登
突厥突厥因以爲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
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誇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
都狼所生也阿誇步等性竝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
感異氣能徵占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乃子而
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爲
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跋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
也山上仍有阿誇步種類竝多寒露大兒爲出火溫養之
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即納都六設也都
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
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
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
高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終狼種也其後

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縉絮願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蠕蠕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強盛乃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言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周文帝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疋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

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亦與齊通使往來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賴山且死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斤是爲木杆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瑠璃剛暴勇而多知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俟斤又西破嚙唃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氍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事食肉飲酪身殺

裘褐賤老貴壯官芬廉耻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瞋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毛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佩飾則兼有伏突旗毒囊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徵發兵馬及諸稅雜畜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轉為寇抄其

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五石重責財物即以其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逸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斨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葦茂然後坎而瘞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斨面如初死之儀表為塋立屋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常殺一人則立一石

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山上無草樹謂爲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男子好擣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重兵死耻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俟斤部衆旣盛乃遣使請誅鄧叔

子等周文帝許之收叔子已下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二年俟斤襲擊吐谷渾破之周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保定元年又遣二輩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連結之以爲外援初恭帝時俟斤許進女於周文帝契未定而周文崩尋而俟斤又以他女許武帝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武帝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斤遂絕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於是詔隨公楊忠率衆一萬突厥伐齊忠軍度陁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尅俟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還

言於武帝曰突厥甲兵惡賞罰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
難制馭由此者使人妄道其強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
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懼但虜態詐健
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武帝不納
是歲侯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
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侯斤引還五年詔陳公
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賈毅南安公楊荐往迎女天和
二年侯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侯斤復貳於齊會有
雷風變乃許純等以后歸四年又遣使貢獻侯斤死復捨
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爲介
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禪但可汗爲步離可汗居西
方自侯斤以來其國富強有凌轢中夏之志朝廷旣與之
和親歲給繒絮錦絳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
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
鉢彌復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
憂無物邪齊有沙門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謂他鉢曰齊國
富強皆爲有佛法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
建一加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十人并誦律
他鉢亦躬自齋戒遠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建德二年他鉢
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

之他鉢立紹義為齊帝召集所部云為之復讎宣政元年
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拒戰兵敗死之武帝親
搃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
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帝策趙王招女為子
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許仍寇并州二
年始遣使奉獻且迎公主為親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
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他鉢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
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
大邏便及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眾不服菴邏實
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邏者我當
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
攝圖長而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
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
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
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居都斤山菴邏降
居獨洛水稱第三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尔俱
可汗子各承父後尔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
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眾北夷皆歸附
之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
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鄣峻

長城以備之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傷宗祀絕滅由是悉
衆來寇控絃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摠
管叱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爲虜敗於是縱兵
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
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
突歿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慮懼
周交之厚各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非徒竝有大敵之憂
思減一邊之防竭生靈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
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
之勞除既往之愆回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在路之人務
於耕織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曰比戰國之時乘
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而遠鎮
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且彼渠帥其數凡五
昆季爭長父叔相猜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
私讎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比契骨之徒切齒磨牙
常伺其後逕頭前攻酒泉于闐波斯揖怛三國一時即叛
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
替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沙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
其爲鄰皆願誅勦部落之下盡異種人千種萬類仇敵怨
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

切朕懷彼地各徵祚作將年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
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唯藉
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
人畜相半舊居之地赤土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
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練兵羸
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捷單于之
背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尅但皇王
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
其人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普告海內知朕意焉
於是河間王凱上往國五盧勳實策定左僕射高熲右
僕射虞慶則竝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
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不能食粉骨爲糧又多災疫
死者極衆旣而沙鉢畧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龍擊
其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
頭者名玷厥沙鉢畧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旣而大怒
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畧
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畧奪其衆而廢之
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畧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畧
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詣關請和求援上
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文帝遣開府徐

平 和使於沙鉢略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豐棄之土不
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
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
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
是翁此是丈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
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
有羊二兩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絲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
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
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
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
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
列其寶物坐身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
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
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屈乃頓顙受璽書以
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群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
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報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
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
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
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晉王廣以
兵接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

平和使於沙鉢略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豐棄之土不
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
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
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
是翁此是丈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
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
有羊二兩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絲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
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
鉢略可汗得書知太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
日看沙鉢略其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
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
列其寶物坐具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
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
過與爭將鬻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屈乃頓顙受璽書以
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群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
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報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
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
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
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晉王廣以
兵接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

禽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
所獲悉與沙鉢略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
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
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
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荅謝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
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
抗禮華夏在於戎狄莫與為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
意以華夏其有六聖興焉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
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雖復南瞻
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

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
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
成一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自是
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
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含真為柱國
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
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
請獵於恒代之間詔許之仍遣使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
部落拜受賜沙鉢一日午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
至紫河鎮其牙帳為人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為

禽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
所獲悉與沙鉢略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
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
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
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荅謝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
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
抗禮華夏在於戎狄莫與為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
意以華夏其有六聖興焉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
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雖復南瞻
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

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
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
成一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自是
詔荅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
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含真為柱國
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
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
請獵於恒代之間詔許之仍遣使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
部落再拜受賜沙鉢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齧尾舌以獻遂
至紫河鎮其牙帳為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為

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
雍虞閭性悞遣令立其弟葉護颶羅侯雍虞閭遣使迎颶
羅侯將立之颶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來多以弟代
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
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颶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
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願叔勿疑相讓者
五六颶羅侯竟立是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
幡旗颶羅侯長頤倮背眉目踈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
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禽阿波
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穎進曰

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穎因奉觴
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妾
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後颶羅侯又西征中
流矢卒其衆奉雍虞閭爲主是爲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二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
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和與宇文氏謀反令大
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
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已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
禱但特勒獻于闐王杖上絳禱但爲柱國康國公明年突
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

頭尋遣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後上以陳
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敘陳
亡以自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
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酒恒無樂絃歌詎有
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古
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惡
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
變刑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爲其事下詔廢之恐都
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以啗之時沙鉢略子
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曰當

殺大義公主方許婚突利以爲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
殺公主於帳都藍因突利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斛之各
引兵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
妻以宗女義安公主上欲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遣牛弘
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
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
虞間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爲
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
爲元帥左僕射高穎率將軍王察上柱國趙仲卿竝出朔
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道柱國燕

祭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
弟子女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
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
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
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樗蒲稍稍輸以寶物用歸其心六
月高頴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啓人可
汗華言意智健也啓人上表謝恩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
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
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
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間發徒掘斬數百里東西距河盡

為啓人畜牧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
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
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為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為
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
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尋遣其子侯利伐從磧東攻
啓人上又發兵助啓人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啓人上
表陳謝曰大隋聖人隨可汗憐養百姓蒙恩赤心歸服或
南入長城或住白道染干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
肉千世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
洪為虜敗於恒安詔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人北

征斛薛等諸姓初附於啓人至是而叛素軍河北逢突厥
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掠啓人男女雜畜而去素率上大
將軍梁默追之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人素又遣柱
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竝多斬獲而還兵
旣渡河賊復掠啓人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
復破之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
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啓人遂有其衆遣使
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人及義城公主來朝行宮
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帛萬三千段啓人及義城公
主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女義
公主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姪惡相共殺臣臣
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
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
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
百姓也至尊令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
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
用一同華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乃詔
曰君子教人不求變俗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仍舊書
答啓人以爲磧比未靜猶復征戰但使存心孝順何必改
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帳享啓人及其部落酋長三千

五百人賜物二千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褒寵之賜路車
 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中泝
 金河而東北幸啓人所居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
 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氈帳望風舉穹廡尚
 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解犂羶肉韋鞞獻酒盃
 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人及主金薤各一及衣
 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人所
 啓人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持高麗使見敕令牛弘宣旨
 謂曰朕以啓人誠長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介
 回日語高麗主宜早來朝使人甚懼啓人乃苞從入塞至

定襄詔令歸蕃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為
 廢朝三日其子吐吉立是為始畢可汗表續尚公主詔從
 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
 畢率其種洛谷寇圍帝於鴈門援兵方至始畢引去由是
 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
 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
 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闕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
 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西突厥者木杆可汗
 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
 都斤西至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

颺邏侯所執其國立執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
達漫立號泥掇颺邏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
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娑實特勒開皇末娑實共向氏入
朝遇達頭之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颺邏可汗居無
恒颺終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
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各應娑實官有侯發閭
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月聚祭神歲
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颺邏可汗
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為鐵勒所敗時黃
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颺邏思其
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颺邏
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颺邏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
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人
與颺邏國其勢敵耳今啓人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
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
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
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
京師颺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甚
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
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恩於啓人天子從之遣使到

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恠一句稱臣喪匈奴之國也虜羅聞之瞿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虜羅曰啓人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曰表至誠既以遠道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虜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人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城公主妻於啓人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職貢不脩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虜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虜羅令與重駕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虜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奏曰虜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虜羅故遣使來以結援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喻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虜羅不順之意稱射匱

有好奇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颯羅然後當爲婚也
取挑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
如箭也使返路經颯羅愛其箭將留之使者請而得免
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颯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
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
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
城矩遣向氏使詣颯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喻之
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颯羅朝於臨朔宮帝
享之颯羅稽首謝曰臣摠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
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盡道帝曰往者與突

欲遞相侵擾不得安君今四海旣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
存養使遂性靈譬言如上天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
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颯羅摠攝事
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颯羅懷抱豁然歡喜颯羅亦當
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颯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
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秋萬
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設牧
畜會寧郡颯羅從征高麗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
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絲萬匹帝將復
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行幸江都之亂隨化

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爲北蕃突厥所害鐵勒之
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
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並號俟斤蒙
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
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獒薄落職乙啞蘇婆那曷烏護紇
骨也啞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
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曷
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嗟蘇拔也末謁達等有二萬
許兵得疑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素咽篋從薩忽等諸姓八
千餘拂東蘇則有恩屈阿蘭北禪九離伏嗚昏等近二萬
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均謂爲鐵勒並無君長
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
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而
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
晉王廣北征納啓人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
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
陀等恐爲憂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
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獒歌楞爲易勿貞莫何可汗
君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子也啞爲小可汗旣敗莫
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其得衆心爲隣國所憚伊吾

高昌焉者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
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

論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至兩漢則匈奴焉當秦興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此其酋豪相繼爭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抄為習後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寒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疆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

欵塞頽頽盛則率兵臨掠屈伸異能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昇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憑陵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別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曰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人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彊心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

屬群汲汲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
人於是分置官司摠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
車往來結轍自古蕃美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應
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抵拒率其群醜屢隳亭鄣殘
敗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文
皇帝竒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
瀚海龍庭之地盡為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戶是帝
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
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
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列傳卷八

序傳第八十八

北史一百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
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暨夏殷之季其後
理徵字德靈隸為冀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
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
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
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趙或在秦在魏者為
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別孫悝為魏文侯與富國之術
焉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
興族為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二子

三代卷七
詳核証果

平燕內德子信爲秦將虜燕太子丹信孫元曠任漢爲侍
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仲翔討叛羌於素昌一名狄道仲
翔臨陣殞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
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仕漢歷文景武
三帝位前將軍立功沙漠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歿
匈奴椒敢歷侍中郎中令關內侯生子禹位至侍中並事
具史漢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
博士況況生孝廉本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
臨淮太守軌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生雍雍
字儁熙仕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
德遠晉舉秀才爲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雍生弁字季
子高亮果毅有智局晉末大亂與從兄卓居相國晉王保
下卓位相國從事中郎保政刑不脩卓率宗族奔于張寔
弁亦隨焉因仕于張氏爲驍騎左監弁本名良妻姓梁氏
張駿謂弁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孫何以目其舅氏昔
耿弇以弱年立功啓中興之業吾方賴卿有同耿氏乃使
名弁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封安西亭侯卒年五十六贈武
衛將軍建初中追謚景公子昶字仲堅幼有名譽年十八
而亡建初中追謚簡公涼武昭王暠字玄盛小字長生簡
公昶之子也遺腹而誕祖母梁氏親加撫育幼好學性沈

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長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
吳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馨
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有國土之分家有駟黃
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呂光之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
昭王爲効穀令而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中從事燉煌
索仙等以昭王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昭
王初難之言繇仕於業告歸言於昭王曰兄忘郭馨言
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昭王乃從之尋進號冠軍將軍稱蕃
于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攝昭王于業乃以嗣爲
燉煌太守率騎而西昭王命師擊走之於是晉昌太守唐

瑤移檄六郡推昭王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
牧護羌校尉依竇融故事昭王乃赦境內建元號庚子追
崇祖考大開霸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備置寮案
廣闢土宇屯玉門陽關大田積穀爲東討之資立靖恭堂
以議朝政閱武事焉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
貞女親爲序頌以明鑒誠之義當時文武群公寮佐亦皆
圖讚所志五年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典間行歸表
於晉是歲乃自燉煌徙都酒泉又以表未報復遣沙門法
泉間行通表建鄴于時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乃使儒林
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又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

鳩等集于園間群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
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昭王從之
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群寮賦詩昭王親爲之序於是寫諸
葛亮訓誡以勗諸子焉昭王以綿世之量爲群雄所奉兵
無血刃遂啓霸業乃脩燉煌舊塞薨謚曰武昭王廟號高
祖陵號建世武昭王十子譚歆讓惛恂馮豫宏眺亮世子
譚早卒後主諸歆字士業武昭王第二子也武昭王薨府
寮奉爲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
改元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在位四年爲沮渠蒙遜所
敗國亡武昭王以魏道武皇帝天興二年立後主以明元

皇帝太常五年而亡據河右凡二世二十一年世子重耳
奔于江左遂仕于宋後歸魏位恒農太守即皇室七廟之
始也後主弟讓字士遜雅量凝重善於謀略位寧朔將軍
領西羌校尉輔國將軍晉燉煌太守新鄉侯贈驃騎大將
軍謚曰穆讓弟惛字士正位晉昌燉煌太守惛弟恂字士
如有幹略位酒泉燉煌太守遇家國之難而終恂弟馮字
士舉小字武疆英雄秀出有雄略位車騎將軍祈連酒泉
晉昌郡太守馮弟豫字士寧位西海太守豫弟宏字士讚
位前將軍中華令宏弟眺字士遠位左將軍眺弟亮字士
融位右將軍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晉昌太守馮之子也沈

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遇家難為沮渠蒙遜囚于姑臧歲餘與舅趙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其遺眾之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禮接甚得其心眾皆為之用每希報雪屬太武遣將討沮渠無諱於燉煌無諱指城道走寶自伊吾南歸燉煌遂脩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誠太武嘉其忠款拜懷達散騎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乃鎮燉煌四品已下聽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都大官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還除內都大官文成初代司馬文鎮懷荒

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冲公業早卒承字伯業少有謀略初寶欲歸款僚庶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速定大計於是遂決寶仍令承隨表入賀太武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封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以本封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有鑒戒為時所重文成末以散侯出為龍驤將軍滎陽太守為政文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與弟彥度彥並奉文賜名焉韶雅為孝父冲所知重延興中

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脩改車服及羽儀
制度皆令韶典焉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依例降侯為伯兼
大鴻臚卿黃門如故孝文將創遷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
對曰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
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帝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
乃為詹事肆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帝自鄴
還洛韶朝於路帝言及庶人恂事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
至此也宣武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除撫軍將軍并州
刺史以從弟伯固同咸陽王禧之逆免除官爵久之兼將
作大匠敕參定朝議律令及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
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暉率眾討之事平
即真璽書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旅百姓多不安
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孝明初自相州刺史入為殿
中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
侍出為冀州刺史清簡愛人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冠當
時明帝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將軍賜劍珮貂蟬各
一具驊騮馬一匹并衣服寢具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
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
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其德州寸
大安正光五年卒於官年七十二詔贈帛七百匹贈使持

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文恭既
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冢
數日方還其遺愛如此永安中以剋定秦隴功追封安城
縣開國伯邑四百戶長子璵字道璠溫雅有識量魏永平
二年釋褐太尉府行參軍累遷尚書倉部郎中後汝南王
悅爲司州牧悅性質踈冗情識不倫朝廷以璵器望兼美
閑於政事擢爲悅府長史兼知州務甚得毗贊之方因除
司州別駕遷光祿少卿永安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襲封
安城縣伯又除司徒右長史仍兼尚書及遷都於鄴留璵
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室材木以明幹見稱加征南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尋兼給事黃門侍郎監典書事出爲東
徐州刺史爲政清靜人吏懷之解州還以老疾不求仕進
齊受禪追璵兼前將軍導從於園丘行禮又攝護軍陪神
武神主八太廟璵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宿德眷舊被徵
過事即絕朝請文宣亦曾命璵預華林宴顧訪舊事甚重
之天保四年卒年七十二子詮字世良任城郡守贈涇州
刺史子伯卿太師府參軍事伯卿子師上聰敏好學雅有
詞致外祖魏收無子惟有一女生師上甚愛重之童亂使
自教屬文有名於世後與范陽盧公順俱爲符璽郎待詔
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

士謂之康寺三少為物論推許若此隋煬帝居蕃奏為王
 州刺史謚子千學齊武平中尚神武女浮陽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南青州刺史謚弟誼字世安位高陽郡守司農卿安
 今誦弟世謚太子舍人殿中郎璵子孫繁衍行人號其宅
 為孝東徐村璵弟瑾字道瑜美容貌有才學特為詔所鍾
 愛清河王暉甚知賞之暉為司徒辟參軍事轉著作郎稍
 遷通直散騎侍郎璵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
 典脩儀注王盧即瑾之外兄臨淮王或謂瑾等三儁恭字
 帝儀可謂舅甥之國及明帝崩上謚策文瑾所製也莊帝
 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九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子產之
 字孫儁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其舅盧道將稱
 之曰此兒風謚足為李公家孫位北豫州司馬子仲膺字
 公祀以學行稱位太子洗馬仕周為東京少吏部上士隋
 開皇中卒於荊州總管司馬產之弟禧之字曼容清通好
 文學齊天保初歷太子洗馬行陽翟郡守為政清靜吏人
 稱之遷尚書考功郎中遇文宣昏縱見害時人寃之禧之
 弟壽之位梁州中從事性貞介不負於人壽之弟禮之位
 司徒騎兵參軍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終不獨死未
 幾禮之脚上發腫夢妻云煮小麥漬之即差如其言反剝

而卒禮之弟行之字義通小字師子簡靜善守門業多識
前言往行而不以文學自名居喪盡禮與兄弟深相友愛
仕齊歷位都水使者齊郡太守帶青州長史任城王敬憚
之州人號曰李御史仕周爲冬官府司寺下大夫隋開皇
初封固始縣男除唐州下澧郡太守稱疾不行卒行之風
素夷坦爲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惠道深所愛好常贈詩云
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巖壑時人
以爲實錄及疾內外多爲求鑿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
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絕臨終命家人薄葬
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西李行之以其年某月終於某
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中希夷事志可否雖碩德高風
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曰
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爲
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絕
二子夷道行之弟凝之字惠堅光州中從事非其所好儷
俛而就秩滿徑還冀州棗強野舍凝之明本草藥性恒以
服餌自持雖年將耄及而志力不衰篤好古文精心典禮
以之終老未嘗懈倦隋仁壽中卒產之兄弟並有器望邢
子才爲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滄衣無常主易之
而出時以爲實錄諸婦相親皆如姊妹情之死諸弟不避

當時凶暴行喪極哀趙郡李榮來弔之歎曰此家風範海
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欲與連類即日自名勞之瑛
弟璣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卒贈漢陽郡太守
子脩年開府參軍早亡韶弟彥字次仲有學業孝文初舉
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為元吉尋行
主客曹從事郊廟下大夫時朝儀典掌咸未周備彥留心
考定號為稱職孝文南伐彥諫曰臣以為最爾江閩未足
親勞變駕頻表雖不見納而以至誠見嘉及六軍次於淮
南徵為廣陵王羽長史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還除冀
州趙郡王幹長史轉青州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
為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
事尋徵拜河南尹還至汝陰復敕行徐州事尋徵拜平北
將軍平州刺史遷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
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漬之害朝
廷嘉之頻詔勞勉入為河南尹遷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勳
轉度支尚書出為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時破六韓拔陵等
反於北鎮二夏幽涼所在蜂起而彥刑政甚嚴正光五年
六月城人薛珍劉慶杜超等因四方離叛突入州門害彥
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永安中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
徒公雍州刺史謚曰孝貞子燮字德諧少有風望位司徒

主簿卒贈太常少卿子士万有雅望位高都太守燮弟爽
字德明弟克字德廣弱冠太學博士大將軍蕭寶夤西討
德廣爲行臺郎募衆而征戰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覺
寶夤有異志挺身歸闕朝廷加爵辭而不受寶夤遂與房
俟醜奴同反大行臺亦未天光討之請德廣爲從事中郎
天光用其計遂定秦隴以功除中散大夫痛父非命終身
不食酒肉妹夫盧元明嗟重之子士英有文才王遵業以
女妻之次僧伽脩整篤業不應辟命時鄭子默有名於世
僧伽曰行不適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牆高基下雖得
必喪此之徒也竟如其言尚書丞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
災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及卒叔德爲懷舊
詩曰平生寡俗累終身無世言其見重如此僧伽弟法藏
內清介位員外郎德廣弟德顯位散騎侍郎贈東秦州刺
史德顯弟德明敦重有器局位高陽太守贈光祿少卿光
州刺史彥弟虔字叔恭大和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
轉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宣武初遷太尉從事中
郎出爲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虔棄郡奔闕宣武聞虔
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曰父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
情自解矣乃授虔別將令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太守延
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爲別將與都督元遙討

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還為光祿大夫加平西將軍兼大司農出為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追論平冀州之功賜爵高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遷領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年薨年七十四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宣景長子喚字仁明位尚書左外兵郎莊帝初於河陰遇善年四十贈度支尚書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子衷章武郡守衷弟奭及郡守竝以幹局見知喚弟仁曜位負外散騎侍郎太尉錄事參軍與兄喚同於河陰遇

害年三十八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兗州刺史子撝字道熾學尚有風儀魏武定中司空長流參軍齊天保末為尚書郎終於光州司馬仁曜弟皓字仁昭位散騎侍郎亦遇害河陰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子士元士操武定中竝儀同開府參軍事皓弟曉事列干後度弟麤字延賓歷步兵校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卒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子諺字義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遷東郡太守莊帝初濟廣二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節閔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真第七弟太常少卿義邕同為介朱仲遠所害義邕莊帝居藩之日以外親甚見親昵及即位特

蒙信任不朱榮之誅義邑預其事由是竝及禍節閔初諺
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異州刺史義貞贈前將軍齊
州刺史義邑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諺次弟義順司空屬
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莊帝初竝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
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承弟茂字冲宗文成末襲父爵鎮
西將軍燉煌公孝文初除長安鎮都將轉西汾州刺史將
軍如故人為光祿大夫歷西兗州刺史例降為侯茂性謙
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滿以疾求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
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中山自是優遊里舍不入京師卒
年七十一謚曰恭侯子靜字紹安襲位東平原太守卒子
遐字智遠襲遐有凡案才位河內太守從孝莊南度河於
河陰遇亂兵以害事寧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
右僕射秦州刺史封盧鄉伯靜弟孚字仲安恭慎篤厚歷
汝南中山二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超撫軍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出為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孚弟安粗
涉書史位北海王顥撫軍長史顥為關西都督復引為長
史委以戎政卒於軍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茂弟輔字叔
直有器望解褐中書博士遷司徒議曹掾太和中孝文為
咸陽王禧納其女為妃除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社戍
輔綏懷招集其得邊和卒於郡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

曰襄武侯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祕書郎孝文每云
此李氏之千里駒稍遷通直散騎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
宣武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伯尚弟
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年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
及季父司空冲誅高聰邢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
也起家京兆王愉府參軍坐兄事賜死仲尚弟季凱沈敏
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寓居晉陽
沈廢積年後歷莅并州安北府長史孝明崩尔朱榮陰圖
義舉季凱預謀及莊帝踐祚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封博平
縣侯加散騎常侍祕書監中軍將軍後尔朱世隆以榮之
死謂季凱通知於吳見害孝武初追贈侍中驃騎將軍吏
部尚書定州刺史季凱弟延慶位陳留太守金紫光祿大
夫延慶弟延度衛將軍安德太守輔弟佐字季翼有文武
才幹孝文初兼散騎常侍使高麗以稱旨還拜常山太守
真定縣子遷懷州刺史進爵山陽侯加安南將軍河內公
轉相州刺史所在有稱績後拜安遠將軍敕與征南將軍
城陽王鸞安南將軍盧陽烏等攻赭陽各不相節度諸軍
以敵強故班師佐逆戰為賊所敗坐徙瀛州車駕征宛鄧
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以功封涇陽縣子河北既平以
佐為廣陽王嘉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別鎮新野及大

軍凱旋孝文執佐手曰河北洛陽南門卿勉爲朕善守孝
文崩遺敕以佐行荊州事佐在州威信大行邊人悅附前
後歸者二萬許家尋正刺史宣武初徵兼都官尚書卒年
七十一贈秦州刺史謚曰莊子遵襲遵豪爽有父風卒於
司空司馬贈洛州刺史子果襲位司空諮議參軍坐通西
魏見殺遵弟柬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
食酒肉因屏居鄉里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爲參軍
事累遷濟州刺史卒贈殿中尚書相州刺史柬弟挺字神
雋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爲太常劉芳所賞歷位中書侍
郎太常少卿荊州刺史時梁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
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板神雋循撫兵人勸力固守詔遣
都督崔暹別將王熊斐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
城外有露骸神雋令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孝明末除鎮軍
將軍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神雋憂懼乃故隊馬傷足仍
停沔郡有詔追還莊帝即位以神雋人望拜散騎常侍殿
中尚書追論固守荊州功封千乘縣侯轉中書監吏部尚
書神雋意尚風流情在推引人物尔朱榮有所用人神雋
不從見怒懼啓求解官除右光祿大夫尋屬尔朱兆入京
乘輿幽執神雋遂逃人間孝武初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除驃騎大將軍

州刺史入爲侍中薨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
州刺史神雋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
多所諳記篤學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
汲引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滎陽鄭伯猷常
云從舅爲人物宗主在洛京時琅邪王誦亦美神雋故名
其子曰雋庶其似之梁武帝雅重其名常云彼若遣李神
雋來聘我當令劉孝綽往其見重如此頸多鼠乳而性通
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比還鄴於路見狗
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雋曰爲逐丞相東走
爲共帝女南徂沙苑之敗神雋策眇馬而走曰丁掾力馬
倒曰丁掾誤我其不拘若此旣不能方重識者以此爲譏
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雋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
婚遂至紛競二家鬩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雋惆悵
不已時人以神雋爲鳳德之衰冲字忠順承少弟也本名
思冲孝文改焉少孤爲承訓養承常言此兒器重非怕方
爲門戶所寄冲雅有大量隨兄至滎陽時牧守子弟多侵
亂人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
時人美焉獻文末爲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
重之孝文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字以脩敎敏意
漸見寵符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唯立宗主

主督護所以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冲以三正所由
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
卿議之群臣多有不同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
常分包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不可詞議雖有
乖異然惟以變法爲難更無異議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
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
陽侯冲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嘗賜月必數千萬進
爵隴西公密致珍寶服御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冲家
素清貧於是室富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
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妻舊淪屈由之躋叙
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冲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
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構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宗子
護爲南部郎深慮爲冲陷常求退避冲每慰撫之護後坐
贓罪懼必不濟冲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
坐冲從甥陰始孫貧來冲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
焉於冲始孫輒受而不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主見冲乘
馬而不得官後自陳首始末冲聞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
始孫坐死其虜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時循舊王公
重臣皆呼名孝文帝謂冲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
後孝文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

重孝文雖自下筆無不使訪焉冲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俱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孝文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置百司開建五等以冲參定典式封滎陽侯拜廷尉卿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建拜太子少傅孝文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冲女爲夫人及營明堂詔冲領將作大匠與司空長樂公亮共監興繕車駕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軔孝文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首之前孝文曰今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冲進請曰發都淫雨士馬困弊矜喪旆旆於義爲允孝文曰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敢以死請孝文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孝文乃喻群臣曰今者興動又小勤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變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幾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前南安王禎進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行見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事廓

神都以延王業都中土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請上安聖躬下慰人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之願亦蒼生幸甚群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脅定群情姓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尋以冲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侯車駕南征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遷尚書左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泉縣侯及太子恂廢冲罷少傅孝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兇惡盜邇朕取南之計決矣所行之謀必定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慰此旣家國大事宜其君臣各盡所見冲曰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帝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然咫尺寇戎無以自安理須如此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將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宮寢皆資於冲勤志強力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近制凡案盈積剖厥在前初不勞歎也然顯貴門族榮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年纔四

十而鬢髮斑白姿貌甚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
寡接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
而納焉每言之於孝文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為中尉尚書
為孝文知待便謂非復藉冲更相輕背唯公坐歛袂而已
無復宗敬之意冲頗銜之後孝文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
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
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孝文覽其表嗟嘆父之
既而曰道固可謂隘也僕射亦為滿矣冲時震怒數責彪
前後慙悖頓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
言冲素性溫柔而一朝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

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
旬餘日卒時年四十九孝文始聞冲病狀謂右衛宋弁曰
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務使我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
患朕甚愴懷及聞冲卒為舉哀於縣瓠發聲悲泣不能自
勝詔書褒述其美曰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於是贈司
空公給東園祕器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
二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家孝文之
意也後重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孝文卧疾望
墳掩涕久之遣太常致祭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云
沒之故言及流淚其相痛惜如此子延寔字禧性溫良少

為太子舍人宣武初襲父爵清泉縣侯莊帝即位以母舅
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
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
尋轉司徒公出為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東道大行
臺都督青州刺史介朱兆入京乘輿幽繫延寔以外戚見
害於州館孝武帝初反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
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長子或字子文尚
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
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或性豪俠介朱
榮之死也武毅之士比皆或所進孝靜初陷法見害尋詔復
太子爵子道端襲或七子並彭城王勰女豐亭公主所生以
道德仁義禮智信為名第四子義雄有諧悟勤學手不釋
書仕齊位瑯邪郡守義雄弟禮成最知名禮成字孝諧年
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榮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
每謂人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當為重器及長沈深有行
檢不妄通賓客在魏歷著作郎太子洗馬負外散騎常侍
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
被服多為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
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侯拜遷州刺
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為亂上

表固諫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齊將席毗羅精
兵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歷北徐
州刺史戶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隋文帝有非常
之表遂聘帝妹爲繼室及帝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
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
賜優洽累遷襄州總管左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
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以疾徵還京終工家子
世師位度支侍郎禮成弟智源有器量仕齊卒於高都郡
守智源弟不信則方雅廉慎齊武平中位南陽王大司馬屬
信則形短中書侍郎頓丘李若戲之曰弟爲府屬可謂名

以定體信則曰名以定體豈過劣 尋除尚書倉部郎中
入周爲東京司門下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河州刺史或弟
彬字子儒其父延寔旣別封彬襲世爵清泉縣侯位中書
侍郎卒於左光祿大夫贈驃騎大將軍光祿勳齊州刺史
謚曰獻子桃杖襲彬弟彰位通直散騎侍郎從父在青州
同時遇害贈左將軍瀛州刺史延寔弟休纂小字鍾羌頗
有父風位終太子舍人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雍
州刺史追封樂涇縣公後進封高陽郡公子昂襲昂魏末
爲廣平郡太守齊天保中卒於光祿卿昂子道隆有才識
明剖斷仕齊位并省尚書左丞隋開皇中爲尚書北部侍

郎休纂第延孝位尚書屯田郎中於河陰遇害贈侍中車
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進封臨潁縣公詔從弟仲遵
有器業彭城王勰為定州請為定州開府參軍索遷營州
刺史時四方州鎮逆叛相續營州城內咸有異心仲遵單
車赴州及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安帖後明帝
又遣詔盧同為行臺北出慰勞同疑人情難信聚兵將往
城人劉安定就德興等先有異志謂必圖已遂仲遵害之
詔從祖抗自涼州渡江左仕宋歷管書安陸東萊三郡太
守抗子思穆字叔仁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為當時所談
太和十七年攜家累自漢中歸魏位都水使者及車駕南
伐以本官兼直閣將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樂平子宣武
踐祚進爵為伯累遷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卒於
營州刺史贈安東將軍華州刺史有子十四人嫡子斌襲
位散騎侍郎早卒斌兄獎字道休為莊帝所親超贈思穆
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諡曰宣武獎以戚里恩澤賜
爵廣平侯歷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黃門郎司
徒左長史行瀛州事齊天保初兼侍中黃真瀛滄三州大使
觀察風俗還拜魏尹卒贈濟州刺史中書令子瓌位中書
舍人黃門郎詔族弟琰之字景珍小字墨蠹少知名號曰
神童從父冲雅所歎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

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
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軍參軍苦相敦引冲又遣信
喻之乃應召尋為中尉李彪啓兼著作佐郎修撰國史
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
黃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祕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
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
為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為衛將軍荊州
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
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猶有關西風
氣及至州之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亦朱兆入洛南陽太
守起脩延以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親奔梁國襲州城
被囚執脩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脩延還推琰之聲州
任孝武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永熙二年薨朝廷悼惜之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
州刺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敬言善談論經史百家無不悉
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
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方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
精當時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
每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常謂人曰吾所以好
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願也是以孜孜

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疾勞世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前後再居史事無所編緝安豐王延明傳聞多識每有疑滯常就琰之辨折自以為不及也二子綱慧並從孝武帝入關中綱位宜州刺史儀同三司子充節少慷慨有英略隋開皇中頗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位上柱國武陽郡公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為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師上怒之充節素剛憂憤卒子大亮曉字仁略太尉虔之子也少而簡素博涉經史早有時譽釋褐員外郎散騎侍郎尔朱榮之立孝莊曉兄弟四人與百寮俱將迎焉去夜庶衣冠為鼠噬不成行而免其上三兄弟皆善曉乃

攜諸猶子微服潛行避難東郡行至成皐為滎陽令天水閻信所疑辟易左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有急難須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北海孫賓碩乎曉以信有長者之言乃具告情實信乃厚相資給以免永安初授輕車將軍尚書左右主客郎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前將軍太中大夫天平初遷都于鄴曉便寓居清河依從母兄崔陵鄉宅陵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居焉時豪右子弟悉多驕恣請託暴亂州郡不能禁止曉訓勗子弟咸以學行見稱時論以此多之曉自河陰家禍之後屬王途末夷無復宦情備在名級而已及遷都之

後因退私門外兄范陽盧叔彪勸令出仕前後數四確然
不從武定末齊文襄嗣事高選察采召曉及前開府長史
房延祐並爲外兵郎後徙平西將軍太尉府諮議參軍事
除頓丘太守天保中頻歷廣武東二郡太守所在有惠政
爲吏人所懷卒於郡年五十九贈本官將軍海州刺史三
子伯山仲舉季遠超字仲舉以字行於世性方雅善制白
檄美鬚眉高簡宏達風調踈遠博涉經史不守章句業至
於吉凶禮制親表戚取則焉弱冠仕齊爲襄城王大司馬
參軍事時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令長之徒率多寒賤奏
請並選妙盡高資仲舉與范陽盧昌衡等人同見徵用

以仲舉爲司州脩武令仲舉祗以寬簡吏人號曰寬明于
時昌衡爲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季恩寬之政
武平初持節使南定川人並是蠻左接帶邊嶂仲舉具宣
朝旨邊服清謐朝廷人嘉之還授晉州別駕及周師圍晉
州外無救援行臺左丞侯子欽內圖離貳欲與仲舉謀憚
其嚴正將言而止者數四仲舉揣知其情乃謂之曰坊
累如伏賴於公今之陷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中止也子
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危急旦夕不謀意欲不坐
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仲舉正色曰僕射高氏恩德
未深公於皇家沒齒非答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

翻及此言子欽懼泄夜投周軍城尋破周將梁士彦素聞
仲舉名引與言及時事仲舉曰世居山東受恩高氏今國
維不張遠勞師衆不能死於臣道豈敢干非其議士彦曰
百里左車不無前事想亦得之見逼不已仲舉乃曰今者
官軍遠來方申弔伐當先德澤遠示威懷明至聖之情弘
招納之略今所至之所歸誠有地所謂王者之師征而不
戰也士彦深以爲然益相知重初城敗之後公私蕩然軍
人簿帳悉多亡毀戶口倉儲無所憑據事無大小士彦一
委仲舉推尋勾稽絲髮無遺於軍用甚有助焉鄴城平仍
將家隨例入關仲舉以親故流離情不願住妻伯父京兆

尹博陵崔宣猷留不許去固辭乃得還鄴尋有詔素望舊
資命州郡勸送仲舉懼嚴命而至補秋官賓部上士深乖
情願乃取急言歸隋開皇中秦王俊鎮洛州召補州主簿
友人蜀王府記室范陽盧士彦謂仲舉曰丈人往經徵辟
每致推辭何爲徒勞之任忽爾降德仲舉笑曰屈伸之事
非子所知尋被敕追赴京朝廷以仲舉婆娑州里責黜左
降爲隆州錄事參軍尋以疾歸以琴書自娛優游賞逸視
人世蔑如也會朝廷舉士著作郎王邵又舉以應詔以前
致推遷爲責除冀州清江令未幾又以疾還後以資例授
帥都督洛陽令彭城劉逸人謂仲舉曰君之才地遠近所

知父病在家恐貽時論且為武職差若自安仲舉曰吾性本踈惰少無宦情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半級所言武職挂徐君墓樹耳竟不起終於洛陽永康里宅時年六十三當世名賢莫不傷惜之二子大師行師大師字君威幼而爽悟神情警發標格嚴峻人並敬憚之身長七尺五寸風儀甚偉好學無所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弱冠州將賀蘭寬召補主簿寬當時位望又與大師等事不侔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敬曰名下故無虛士今者非以相勞自望坐嘯有託耳每於私室接遇恒盡忘年之歡俄而以資調補左翊衛率尋除冀州司戶參軍煬帝初敗州為郡仍除信都司戶書佐及大業暮年王塗弛養居官者率多侵漁皆致潤屋大師獨守清戒無所營求家產益致窶迫郡丞鞠孝稜益相歎服曰後於歲寒此言於公得之十年遷渤海郡主簿及竇建德據有山東被召為尚書禮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京師因送同安公主遂求和好使畢還至絳州而建德遣約又助世充抗王師於武牢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世充建德尋平遂以譴徙配西會州大師少時嘗筮仕長安遇日者姓史因使占時有從兄子同妹夫鄭師萬河東裴寂同以宿衛簡入文資各使視即日官位及將來所至

史生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資叙用然裴君終致台輔鄭非
直今歲虛歸後歲亦當本資不叙指大師曰君才雖不減
趙元叔恐賦命亦將同之言子同亦無遠到時大師弟行
師亦預賓貢因問史生吉凶生曰此郎雖非裴君之匹亦
至方伯既而大師及子同裴寂並以資補州佐師萬當年
差舛明年而齊資不叙師萬任益州新都縣尉及武德初
裴寂任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師至是遷_播獨笑曰史生
之言於茲驗矣行師貞觀中歷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
刺史皆如史生之占大師既至會州忽忽不樂乃為_系鞞思
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賦異之召至

河西深相禮重日與遊處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
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
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
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而恭仁
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
所得居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大師復還會州武德九
年會赦歸至京師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並
與大師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屬惟新人思自効方事屏退
恐失行藏之道大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以
不才請慕其義於是佞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修

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緝之暇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啓延壽修晉書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奉教修隋書十志復準故

召延壽撰錄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罄又不辨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凡八代爲此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爲改正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爲詳正因遍諮宰相乃上表表曰臣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

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緝之暇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啓延壽修晉書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

召延壽撰錄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凡八代爲此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爲改正許令聞奏次以此史諮知亦爲詳正因遍諮宰相乃上表表曰臣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

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無隱桃園取
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誡之方率由茲義
逮秦書既煬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
目咸張自斯新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
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並已見重前
脩無俟揚權泊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
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泛而商略未
聞盡善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天縱英靈爰動冲襟用紆
玄覽深嗟蕪穢大存刊勒既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
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污隆代有載筆

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
說短書易為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
市貿遷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
此無聞可為傷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孰
為勸獎臣輕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
揆愚固私為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
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
十四年行事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
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為
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為一書一百

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
是貞觀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
是臣所脩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為抄錄一十六
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迄
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為部秩除其
冗長摭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
自申管見雖則踈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
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
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謹言

序傳第八十八

北史一百

具同

臣等

